



唐
韓文士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一

大司馬吳雷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論仁義俱主有為一由是

而之焉之謂道以仁義見諸行事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仁義體

諸身心四句仁與義為定名故不容人錯認道與德為虛位故有

是原道綱領故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消之類而德有凶有吉

居之居之故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消之類而德有凶有吉

居之居之故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消之類而德有凶有吉

為一作謂似不是

如左傳季文子論莒僕吉德凶德之類。○二句所以明其為虛位也。又把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又老子亦稱道德。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生井而觀天之意。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錯認博愛。子子為義。錯認行而宜。其小之也則宜。老子詮仁者為私護。其所為道德其所道。如云道可道非吾所謂道也。非由是而其所謂德德其所德。如云上德不德非吾所謂德也。非足乎已無待於外。是以有德是也。非吾所謂德也。之說。老子詮道德此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義故合之。天下之公言也。其道為君子。其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小以仁義為一人之私言也。其可知。自篇首至

此把吾道大旨與老子之說相較一番。分出是非。作案非問之也。老子尚在孔子之先。時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周道衰孔子沒。吾道不明。全火于秦。李斯請史官非秦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黃老于漢。曹參始薦蓋公。能言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黃老于漢。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相傳日熾。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後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尤。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人于楊則入于墨。指譚。照出佛。不入于老則入于佛。指漢以後。入于彼必出于此。言其學彼指老。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推學者。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此段言棄儒從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史記載問老佛者之害道。禮老聘道家

以孔子為太極公之類。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老者佛者謂治
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後人附會為孔子者治孔子
作稱佛且以孔子為儒童菩薩之類。之道
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
爾。吾儒喜僧道不恨之談自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此段
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人彼出此聖人之道猶有此
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去。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尤
緊。自周道衰至此言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佛之說甚誕本不足信因人好怪故得
與吾道非行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添了佛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

添了佛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而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以生不足食為不足用發出感慨言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饑寒顛病等語

有聖人者立然後

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

生其身養其家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蠱蛇

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

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

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總言古聖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賴於民生而除其害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引老子之言而駁其怪誕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人賴衣食身所具皆不及禽獸無以取衣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若無聖人為之謀則世界無人矣臣必君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必事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君臣民各相維繫方能遵

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得衣食以遂其相生相養之道而人類不滅以至於今不然則違古聖人之法以取罪矣

今其法指佛老之教曰必棄而汝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

養之道指僧道出家言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老言清淨佛言寂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其罪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迷又可哀○自古之時句至此言有生民以來全賴聖人作用方留得個人種如

何以棄人倫求清淨寂滅為法必不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容于三代之世此端關老佛之法

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喻言各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老氏之說必行不去，求其端訊其未如此。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清淨寂滅亦近於吾儒正心誠意，故引傳作証，歸重有爲句，承上起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不事其事。皆非有爲。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彝禮則獎之，

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彝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彝狄之法而加之先王

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彝也。佛從何處來，必不當舉

自帝之與王，句至此言老佛無爲之法，明係怪誕不攻，此自破無奈世人樂聞其說何耳。此係責爲老佛之人也。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緊接上重其

文詩書易春秋。不必丹其法禮樂刑政。不必愛其民士農

工賈。不必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不必棄其

古文 樂何其不 卷之二十一 五 原道五 郭郭齋

服麻絲不必其居宮室寺觀其食粟米蔬果魚肉不必斷
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二易字與上是故以之為已
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之仁博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隱隱見行是故生
則得其情日用死則盡其常喪葬之禮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
人鬼享祭祀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
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已上是原道本旨先王之教平
無不盡善備極周匝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荀卿楊也楊也楊子雲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算不得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
收上堯舜禹湯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收上周
文武之行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商所以衛曰不塞不
敘吾道來歷聖道與老佛人其人僧道俱火其書廬其居
寺觀改作民房三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句所以鯨寡
句所以塞之止之僧道中有無所依倚及不能自食其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力者別有養贍之法補此一句處
置其亦庶乎其也須除去老佛之法
前人謂此篇止闢得老子其闢佛略帶寂滅兩字若孔

子作春秋一段以佛非出中土尤無關於佛之痛癢然
所云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養之道在佛爲甚未始非
闢佛也大意謂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本自了然雖有老
子之小仁義不過一人私言豈能勝天下公言哉迨孔
子沒秦火之後吾道不明於世因而老倡於先佛乘於
後時人既多棄儒以從老佛復附老佛以爲儒有志者
無從聞仁義道德之說誠可歎也夫老佛怪誕不經世
人昧其始末而好之使其徒坐享衣食以困平民勢所
必至抑知老佛亦人耳自生民以來古聖人教以相生

養之道而除其害其制作至詳且盡豈好勞乎乃老氏
敢爲聖人不死等語獨不思人賴衣食以生上古榛狉
之世人與禽獸無殊又無禽獸爭得衣食之材苟非聖
人以君臣民之分義相維同力如何至今留得人種今
欲棄君臣父子禁相生養之道不至人類盡滅不止誠
禹湯文武周孔罪人也其法寧足尚乎倘得其法則從
無事含有爲在老似冬葛而饑飲在佛爲下喬而入幽
求其端訊其末皆不可訓如此若吾儒仁義道德之說
易明易行毫無怪誕而爲已爲人由生至死鮮有不善

自堯舜傳至孔孟以治以教皆是物也然非除去老佛
何以爲明道行道計哉篇中一滾說來讀者眩其重複
蓋因將篇首辨道三段俱作闢老佛看耳末偏謂正心
誠意句下仍當全引致知格物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
不知所傳者何事何其不理會立言之意及上文逐件
數出爲道爲教乎噫讀書之難言如此西仲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伏下不重
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能脩且不聞古之人有
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
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
舜者就其如舜者自責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
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
其如周公者自責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以聖人自待其於人也曰彼
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蕪人矣。取其
一不責其_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
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蕪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
約乎。以衆人待人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
也廉。詳故人難干。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

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已者已廉乎。
徒以衆人自待而已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
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
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以聖人望人
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不字而以聖人望于人。
吾未見其尊已也。極不便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忌之
謂也。急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揭出所以吾嘗試之矣。
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有
私所以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能掩已之善可以不毀

不然則其畏也必不勝之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儒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眾曰某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有所私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以毀之無益不然則其畏也以毀取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儒者必說于色矣以人之情皆如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與是之道德之行難已無一人肯稱揚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得聽言之法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為尊已計看來怨已責人道德

日流汗下何曾討得一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忌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未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公平日動而得謗故有是作也余行天下幾遍每見有文苑者必有人訾其素行見有篤厚者必有人訐其陰私及文行皆無可議亦必有人嗤其先世惡跡斷不許世界中有十全人余因以察其毀人之人必其文苑不通者也必其行檢多虧者也必其陰私不可告人者也必其先世積惡在人耳目者也以彼之言定彼之人百不失讀結語三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為君相定

觀人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西仲

諫迎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彝狄之一法耳。術本偏小。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傳自晚近。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

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君民福祥。皆與佛無與。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

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

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君享國年壽與事佛無與應上入中得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菹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已上俱言事佛求福而反得禍爲佛不足事之証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

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點本朝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

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點憲宗○伏下聖明句

卽位之初卽不

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

伏下不惑臣常以爲

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

盛也

虛逗不當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遍迎供養

點出迎佛骨事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

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

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在此而肯

信此等事哉

感字是通篇眼目憲宗實是惑反言其不惑止

托迎佛骨說作詭異戲玩是下棋倒跌法非一

味回。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與心事佛，
 護也。昔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
 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
 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續身，
 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此段就迎佛骨
 供養上痛發事，佛流弊不可以訓，憲宗實是真心事，及令諸寺迎迎
 佛，反言百姓誤認，止提百姓說件愚冥，又用倒跌法。夫佛本
 曩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以言語不通，故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以衣服殊製，故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情，制度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
 出家。

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
 令惑眾也。佛生相見，止當待以遠國使臣之禮，且況其身死
 以異言異服，不知大倫，戒其勿留境內。況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此就昇入大內
 上痛發其過當。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
恥謂恥舉朝無有識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宗之失，止說
 羣臣不言御史不舉為可恥，又用倒跌法。此段就御樓以
 觀上痛發其過當，妙在逐段翻駁，却似一氣呵成。其提撥佈置之巧，真古今第一篇諫疏也。乞以此骨付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

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骨既迎至京師若發還鳳翔百姓或僧不解如此措置所以行高祖議除之意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殃咎與上福祥二字相應既以迎佛骨爲祈福祥則必以毀佛骨爲招殃咎矣願以身代受使不畏也此段處置佛骨之法無任感激懇惻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林西仲曰鳳翔之有佛骨也不知起自何時攷藏經釋迦涅槃火化得舍利八斛分發諸天人間龍宮三處供養語雖涉於不經總無死後留下遺骨之理羣疑最善假托安知鳳翔之骨不猶羚羊角可破之佛牙乎憲宗惑於禍福

俗諦欲崇奉以祈福祥與服柳泌金丹冀得長生同一見解不知佛家禍福之說卽吾儒惠迪從逆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訓如五帝三王年代所以久者惠迪也作善也宗齊梁陳元魏以下年代所以促者從逆也作不善也佛何與焉且經云有取有證總屬妄想達摩西來見梁武帝詆其度僧造寺並無功德意可知矣乃羣髡衣食於經懺冀得檀施因有爲惡之人事佛亦得福爲善之人不事佛亦得禍之言而庸夫孔壬一時波馳蟻附于崇奉之文謂棄善稔惡有可恃以無恐者豈方便法門本旨乎鳳翔佛

骨之迎當時君相皆以為此舉功德不可思議茫不知佛法為何物使佛見之亦以為可憐愍者不但吾儒訾其狂惑也昌黎此表亦不辯佛骨是真是偽止把古帝王未事佛與後世人主事佛禍福較論一番而以崇奉失常處層層翻駁冀其省悟可謂明切至投諸水火數語分明是雲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舍利之意謂其有功吾道可也即謂其有功佛法亦無不可也若謂不言法言不服法服不知君臣父子深中佛氏旨意然佛不如此又不能空諸所有以成其為佛治天下者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矣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

唐皇諸孫字長吉

勸賀舉進士

舉進士何待人勸賀必有疑於父諱

賀

舉進士有名

州縣中名在應舉之數非成進士也

與賀爭名者

已故爭勝

毀之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

不過一人私意

之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俗見可笑

皇甫湜

字持正淳安人公弟

有舊識

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於過不可不辯

愈曰

然先用一然字

律曰二名不偏諱

可單

釋之者曰謂若言

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是也

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引律文義一

律曰不諱嫌名

音同

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蘆

聲相近

古文

孔聖

卷二

諱辯

郭郭齋

做北齊顏之推云桓公名
長琴有修短之具不聞改
布帛為布但改腎腸為
腎修也

之類是也。引律文義二二律文俱出曲禮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晉肅與進士既
字並舉何犯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
之有問得冷為人乎。駁得好笑。已上言負不當以父嫌名為諱。夫諱
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
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如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朱
又曰某在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之類。○三
不諱康王釗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行周公之禮者曾參
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如昔者吾友之類。曾子學孔子者
也。於父嫌名亦不諱。按曾子父名

諱。皆其字也。文偶未檢耳。○二句言周之時有騏期。漢之
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
諱其嫌乎。言嫌名不但不諱漢諱武帝名徹為通。如徹侯
蒯徹為蒯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漢高
通之類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治音持平聲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章表疏也。許勢秉機四
來國家嫌名本未嘗諱。高祖之祖名虎。封隴西公者父名
師始封唐公者太宗名世民。明皇名隆基。坊本皆以代宗
名晒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論近代宗諱以為
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以國家所不諱為諱
惟

士君子。今考之於經。收上文引詩。質之於律。收上文引稽。
所以學。今考之於經。春秋數句。質之於律。收上文引稽。
之以國家之典。收上文漢諱。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
已上層層引證。翻駁總言賀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
無譏矣。曾參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收上周公今
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
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今世之士。四字指毀賀。夫周公孔子
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收上
宦官。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
耶。行以周公孔子對看。孝於其親。以曾參對看。已上復
耶。把上文所引証之人。比論一番。痛斥毀賀者與聽其毀

者之非。雄
快無前

李賀以父名不舉進士。是欲以嫌名而又偏諱之。從來
無此諱法。在賀豈有不知之者。無奈唐俗已成。亦禹適
裸國。袒身而入之意。昌黎此辯。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
末復以三聖一賢與宦官宮妾對看。可謂無堅不破。究
竟在當日。無不訾其紕謬甚哉。欲勝眾口之難也。西仲

對無前
許之其取

意。其當日無不嘗其滋味。其於親戚。口之。其
末。財以三。望一。賀與富。富。安。性。音。何。謂。無。望。不。好。矣。
斯。困。斯。良。而。人。之。意。昌。樂。此。微。去。對。事。大。以。聖。賢。親。與。
無。此。韓。越。亦。賢。豈。有。不。以。之。皆。無。奈。其。谷。以。亦。亦。出。而。
本。賢。以。父。子。不。舉。舉。士。是。以。以。救。子。而。又。論。韓。之。將。來。

進學解

公年四十四

韓愈

國子先生

元和六年公復降為博士

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荒于嬉

業指文學

行成于思毀于隨

行指修為隨任其自然不着意

也二句是下手工夫

方今聖賢相逢

聖主賢相

治具畢張

需才拔去兇邪

登崇俊良

去志

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庸用

剔抉

謂搜取人才

刮垢磨光

謂造就人才

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

不揚

已上十句言國家求才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

四句總承上文言

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弟盡其在我無有

不知而舉之者

此段是進學本旨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子哉弟

于事先先生于茲有年矣有年二字自前番為先生口不絕
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
便于纂言者必鉤其玄盡其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防有焚
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慮有作輟。晷日先生之業
可謂勤矣把業勤句作駁案。一曰言勤于已業。二曰言勤于
補苴罅漏修其殘缺。罅漏其微也。張皇幽渺。闡其微也。尋墜緒之茫茫
獨旁搜而遠紹二句承補苴張皇。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
于既倒二句承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二段言勞
沈浸醖郁含英咀華沈于讀書。作其味。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為文

本于古書土規姚姒渾渾無涯姚虞姓姒夏姓也。楊周誥殷盤
信屈聳牙周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是也。殷盤盤庚
春秋謹嚴一字褒貶。嚴於斧鉞。左氏浮誇。左傳釋經。易奇而法
易之變易甚奇而詩正而葩。詩之義理甚正。而藻麗之詞
正當之理可法實華。為文所上規者此等
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漢書子雲相如。楊雄字子雲
如同工異曲。此等書。已上當言從事于經子史。發為文
章此乃倒先生之于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文章之
見必始知學勇於敢為。志長通於方左右俱宜先生之
於為人可謂成矣四段言為人之成立。上三段論業精

得咎詩幽風狼跋其胡載寔其尾跋躑也胡老狼額下縣

得自暫為御史遂竄南夷貞元十九年公為監三年博士

充不見治指元和元年六月權博士四年六月為真博命

與仇謀取敗幾時所遇皆仇敵幾經摧折。指此番遷冬

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年老將

有益于世。山無草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此敗壞言先

成如彼而有司之不明不公如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

為杗細木為桷杗梁也桷榑也榑櫨侏儒榑櫨短椳榑闌居榑

樞闌門樞居戶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明

大小之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王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

太山少室青芝出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牛溲牛溺也馬勃

主蟲毒三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貴賤之不

同發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作緩卓犖為傑道者校

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拙長短之不同昔者孟

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解上頭童荀卿守

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為

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是二儒者吐

役一作促

辭為經之業精舉足為法之行成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二儒猶不能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解吟一不絕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解上無排文雖奇而不齊于用解上沈浸行雖修而不顯于眾解上少始知學一段儒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解上家解上號寒啼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藉以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無他長可取解上三年博上句然而聖主不加誅也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解上不見信不見助句而動而得談名亦隨之解上動輒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解上

一本師下有字未必是
進其疑誤例
考異

冠不疑治句。此段言有若夫商財賄之有無厚薄計班司亦未有不公不明之處去資之崇卑爵之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前人僧前政取疵謂不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樑也楹而公不明也是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昌陽即菖蒲可以延泄結語不便直言宰相抱前二喻有無窮之味方知前段埋伏之巧

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駁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嘲答賓戲諸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已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氣處之看

來無歎老嗟卑之迹其實歎老嗟卑之心無有甚于此者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按本傳公作是篇宰相見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攷元和六七年宰相為權德輿李絳皆有文名自然針芥相投愛才汲引不比貞元中趙憬輩見三書而漠無一報也嗚呼文章知己豈不以其氣類哉

西仲

東漢書字多志多五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片在辭序及發作五段說

一句三字二句四字三句九字是章法謝評公羊傳麟仁獸也麟冠子麟者益元榜之精也廣雅麟者倉仁懷義行步中規施於中矩

獲麟解 一百八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麟麋身牛尾馬蹄一角詠於詩周南

書於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謂史傳所

記及諸子百家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言其為

論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

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

也麟雖見於記載究竟人未目觀其形角者吾知其為牛

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此皆畜於家恒有於天下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

其為形人所熟視故可知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

謂之不祥也亦宜也。既爲不可知之物，於其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帝王之世，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常人不雖不知，而聖人知。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人不出處之德，同乎理也。可知。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人同德也。自當待聖人在位，如古帝王之世，方出乃謂之祥。今夫子雖有德而無位，西狩之獲，叔孫氏以爲不祥也，不亦宜乎？按左傳：魯哀公十四年，鉏商獲麟，叔孫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往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韓公此解，卽借不祥二字翻駁成文，其意謂叔孫所以爲不祥者，由於不

知是麟，但麟之形本有不可知，卽謂之不祥，何足爲怪？若麟肯待聖人在位而後出，則有聖人知麟，斷不至受不祥之名矣。彼春秋之世，乾坤爲何等時？顧乃見於魯郊，其出處如此，不特形不可知，而德亦有不可知者，卽明知是麟，謂之不祥，亦未爲過也。豈叔孫無識而云然乎？是一篇翻案文字，凡四轉曲折開闢，變換不窮。西仲

二宜字三不祥字一祥字宜著眼

昌黎以道自任因孟子距楊墨故終身亦闢佛老其於世之求仙者固謂焉寧屈
曲在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諫迎佛骨表尤見生平定力然平日所從來
又多二氏之人如送張道士有詩外集十一有序送惠師詩卷三靈師詩同上澄觀詩卷
文暢詩卷二大類皆有有文或疑其文選無檢與平日持論互異不知昌黎正猶
此以暢其議論如謝自然卷一白曰昇天則嘆其為妖魅所惑化為異物華山女說法動人
諷其煽誘少年爭來聽講卷六於澄則欲收歛如衣巾卷七於惠師則曰吾疾游惰者憐子愚且
無貶詞則以其頗聰明識道惟於大類

龍說一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

嘘氣虛口出氣也雲為龍之所自有故弗能靈於龍

○乃龍所為其靈自當讓龍

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

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上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茫洋雲水之氣

極乎穹蒼日月為之掩蔽光影為之伏藏雷電為之震動其變化風雨則水徧乎下土陵谷為之汨沒雲亦靈怪極矣○能助龍之

靈即其靈處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

之所能使為靈也

雲雖得靈之名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

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

也龍雖能使雲靈實自神其靈也

易曰雲從龍

易雲從龍風從虎既曰龍聖人作而萬物覩

雲從之矣。但恐不是龍耳。不待爲雲計也。

此以龍喻君。以雲喻臣。重在君能得臣。上立論。其意謂臣生于蓬蒿。乃君所錄用。其才皆未必能勝於君。然君得是臣之後。建功立業。而臣之才亦有以自見。是臣因君而自見其才。若君之才原非因臣而始見也。但君不用臣。必無所賴藉。以成其功業。則求其所賴藉。實自爲計。非爲臣計矣。然其中有聲應氣求自然之理。有聖主必有賢臣。蓋君擇臣。臣亦擇君也。文凡五轉。亦如游龍天矯變化莫測。西仲

馬說

韓愈

世有伯樂。音洛。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然後有千里馬。認得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以其知馬故能。所以難得。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

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良馬無以自見。雖有如無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

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

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養馬之過。策之不以其

道。不知其素習。食之不能盡其材。不知其施展。鳴之不能通其意。不知其

其本心。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

知馬也。無伯樂故罵得痛快

此以千里馬喻賢士。伯樂喻賢相也。有賢相方可得賢士。故賢相之難得甚于賢士。若無賢相雖有賢士或棄之而不用。或用之而畀以薄祿。不能盡其所長。猶之乎無賢士也。淮陰侯遇漢高。鄼侯謂僅以為將。亦必不畱。蓋非大將必不能成大功。非為尊官厚祿計也。末以時相不知賢士作結。無限感慨。西仲

諍臣論

公時年廿五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字亢宗北平人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乎哉二字連下作疑詞。立此句為一篇綱領。下段關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

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鄙邊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良者幾千人。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已無所不通。及進

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之。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

議大夫。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

齊東魯召為諫議大夫。好遇合。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如榮守變為

華字。無喜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

變為不色喜。左文 卷之二十一 廿六 日 諍臣論 一 邢邵寄

盤賓寢主
四問四答首尾關

貴移易其心哉。心所以富貴易貧賤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恆其德貞而夫子內者也。夫子內言以柔順從人而常久
也。明其德可謂正矣然乃婦人之道非丈夫之所宜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接口一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易蠱卦上九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不蹇之六二則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難也蹇卦六二柔順中正應
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也。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二句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
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無用而曠官之刺興。王臣而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
也。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
者俱非以一客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在王臣而未嘗一言
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
感於其心。高不仕之心。自忙中忽著一問其官則曰諫
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又作三叠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冷激且吾聞之更端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爭臣論二 郭郭齋

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既有言責，則當諫。若諫不行，則當去。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看他添減孟子文若
 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陽子若爲祿而仕，不爲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居諫職。或以不辭厚祿激之，此段與上段又因首段而推及之。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思訕上者，惡爲人臣招也。其君之過

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設爲陽子出脫謂其用心不欲人知其諫歸過于君，所以不諫。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接口一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
 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不僭賞指擢庶嚴穴之士居諫位言。

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也。鴻號也。大名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既為諫官，正欲使人知其諫，與大臣宰相不同，駁他使人不得而知。句。其意以為待做宰相時，且陽子之心將使若人者，惡再存此法，未遲也。又冷激之。又找三句，駁他招其君之過，或曰陽聞其過乎，是啓之也。句。以導君諱過之罪，激之。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又設為陽子出脫，言陽子雖仕還守，不求聞用之道，所以不諫。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按口。問其時之不平，命人之不達，窮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

兼濟天下也。孜孜也。屹屹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突，竈額。黔，黑也。二句出答賓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用其事而顛倒出之。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此段言聖賢有天子之責，雖欲自逸不能，或豈可守不求聞用之道。以賢不賢激之。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武子名佐按國
諸單襄公謂齊
國子立於潘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木也惟善
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上
文層層熱數冷刺令無可解至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
此自駭以爲不宜盡言取怨
其官指陽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指自我將以明
道也非以爲直而如人也計二句且國武子不能得善
大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
其聞而能改之也此一句分
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

道之士也照有道之士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
今哉解好盡言三句回護得好上數段俱責其不諫此
何兄有道之士激得尤緊
舊評謂末後放一着謬甚

按陽城爲李鄴侯所薦其始受職史稱諸諫官紛紛言
事天子厭之而城獨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昌黎作論
城亦不以屑意其爲有待而發無疑及裴延齡進用陸
贄坐貶罪在不測諸諫官皆結舌城獨毅然以死爭之
名震天下余以爲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蓋國家
治亂無過任相一節城一言而贄不死延齡不相天下

不受小人之禍足矣無俟乎多言也是篇與歐陽上范
司諫書可以爲諫官常法而獨不可以律城然段段純
用激法筆力縱橫無堅不破大有益于舉業宜其家傳
而戶誦也西仲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第二書

韓愈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
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
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
於左右已上敘再上書之意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
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
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太其聲疾呼而望
其仁之也其勢誠急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
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

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其情誠可悲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已上見書之心與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已上言窮餓之甚理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未

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已上言宰相既聞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已上言宰相既聞度所舉不患其不行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文子所舉於管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已情隘辭魔上言布衣愈於盜與管庫舉之又不足其失當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此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以蹈水火為喻寫得
異樣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之亦當下淚未復以
居上位不宜推諉於時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
不至有負於舉三意為異樣辭動異樣勸勉以堅其意
筆致跌宕繚繞真千古無匹矣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第三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

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

三握其髮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引周公見賢之士作案。當是時將當時劈空振

其時一段作案為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後豈盡一段伏案姦邪讒佞欺

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皆已賓貢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以時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
而論似不必有吐握之急又盡章章如是論亦似不必有
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論亦似不必有
吐握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
之急其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豈復有所計議
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
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就來見之士而論又然則周公求
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
成王託已諸本俱作託周公與上文氣不一附疑必有誤今為改正之意不得於天下

之心乃周公猶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

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心若處當急之時不知其如何急矣

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言周

公急於見賢之功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無多時也輔理承化天

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亦
未能及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
周公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士未必不
公之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
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已上言後世宰相之待
豈可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
置不問及門而闢人守門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
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已上自叙三古之士三月不仕則
相弔故出疆必載贄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

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彘狄矣去
父母之邦矣無可他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
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
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非欲行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言所以求寧獨如
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言所以不往
亦惟少垂察焉再我賈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此又因兩次上書不能邀其一聆就宰相當急於求士
上七言又謂士不得志別無所往山林獨善非行道者

之所能安欲其加察而薦已也按會典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士藏被帽騎蹇驢秦弊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文名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再如前所為者名曰溫券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贊於馬前自贊曰某入上謁者茲讀昌黎三書似未能脫於弊俗余嘗謂以人事君者宰相之常職銜鬻于進名士類之醜行若狄梁公公不以既空自杜主上明惜張師德兩及其門使得見此三書反以為不足重矣况彼碌碌者顧往于續再三山斗之名以此安能無滅價哉西仲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本作與韋舍人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

天池海也出莊子坊本作天地誤濱濱皆水際也

曰有怪物焉

蛟螭之屬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異于衆

其得

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絕大經濟可以設施

其不及水蓋尋常

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

雖無遇合所差不多

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于水為猶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獺小亦水際之物十八九言十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分中有八九分近之極也

舉手一投足之勞也遇人提拔亦甚易為力然是物也負其異于衆也

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

我之志也。以有才當得售。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摸眼又不能。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即首與俯首相反。鳴號者不乞憐之。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必無人肯提拔。其哀之命也。命當得。其不哀之命也。命當關。知其有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人所為亦出于命。以命自信。死沙泥。知其有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人所為必得這三疊文法全。自莊子脫化來。愈今者實有類于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
已一句。閣下其亦憐察之。
應上哀字結。

林西仲曰：一篇譬喻到底末只點出自己一句。人以爲布局之奇而不知應科目時與人之書分明銜玉求售與鑽營囑託相去幾何。不得不自占地步。若不借喻恐涉誇詡。况篇中所謂搖尾乞憐。罵盡前此應舉之徒。營求卑屈如狗之依人。所謂熟視無覩。罵盡前此主試諸公。黑白混淆。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按公應科目四舉而後成進士。卞和之璞被別數獻。其心甚苦。且恐落筆必有許多干碍。故出于此。非以譬喻見奇也。或作與韋舍人當是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之書。蓋博學宏詞亦算科目。其

去取權在中書玩不及水在尋常尺寸間句便知前人亦有評之者矣

上張僕射書

韓愈

受牒之明日

辟為節度推官受牒

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

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

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

恐其廢事

當時以初受命不

敢言

前所以不敢言之故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

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

不言

今所以此書之故

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而夜歸

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

九月日愈再拜

猶在也。所傳初意原不在此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

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

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承上能不能句泛論上下相安之法孟子

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

其君者。又承上抑而行之句泛論奉命今之王公大人惟執

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以張公賢而愈已又受知故

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

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不必晨也申而入終酉而退。不必夜歸率

以為常亦不廢事。公私兩盡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寬假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加待執事

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使不失性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使是為名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蒙幸又將曰韓愈之識其

所依歸也如此。上有以承事韓愈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下有以自

立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不晨入夜歸則死於

執事之門無悔也。已上言得所請則當報德知已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

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此句相反與上五如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此句相反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富之一歲九遷其官貴之恩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已則未也已上言不得請則未諒其所以自立之心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

叙來書之文

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

謝其規

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言答書未必當其意

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

此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言其有效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言有所本皆自矜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

如王不好何言所操者不合其求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齊也

引喻為斷今舉進士于此世求利祿行道于此世而為文必

使一世之人不好人不能通曉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與引喻文誠工不利于求語雖高旨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怨二字應上此字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應上此惟吾子諒察愈白

林西仲曰按陳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孫登元初九年進士官秘書監唐志有集十七卷李長吉作詩贈之云學為堯舜文時人責衰偶以長吉之荒誕險怪猶言其如此則其文不為時人所好可知昌黎自言為文怪怪奇奇得其

來書三四讀尚不能通曉想其當日欲求勝人因有此一種艱深文字也篇中以操瑟齊門為喻立意最深如言能使鬼神上下也乃鬼神無形與聲其上下是誰聞見如言合軒轅氏之律呂也乃軒轅世代荒遠其律呂何處比方猶俗所謂沒處討照會自家瞞自家寫得好奇求勝之人異樣好笑然與馮宿論文以不求知為貴此又以人不好為病語似有異但此提出求利祿行道于斯世本與馮宿欲為古人之文不同蓋唐人既成進士之後高位顯秩亦無不以文章由吏部而進觀張童子序便知不比近世偶

中制科便束書不讀連家書數行亦草不就也世人認作專教陳商應舉誤矣

問

目次ニ合セ見ルハ

與東野書

落二丁

ハ文十キ本モアリ
アルモアリ
讀クハ入レタキ丁ナリ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

原是個舊相識

始者亦嘗辱一

言之譽

且曾明知愛

貧賤也衣食干奔走

倒句

不得朝夕繼見

此時陳公位尚未尊再見頗易必不至干相棄提出貧賤也三字可憐

其後閣下位益尊

三字

是一篇

伺候于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

所分

當

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情有所分

陳之境遇既

易手

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

無實行而

夫道不加

脩則賢者不與

既不得於君子以賢者

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

又不足

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以不專之望以

中制科使束書不讀連家書數行亦草不就也世人認作專教陳商應舉誤矣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

原是箇舊相識

始者亦嘗辱一

言之譽

且曾明知愛

貧賤也衣食奔走

倒句

不得朝夕繼見

此時陳公位尚未尊再見頗易必不

至下相棄提出貧賤也三字可憐其後閣下位益尊

三字

是一篇伺候于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

所分

是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情有所分陳之境遇既

易人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

無實行而

夫道不加

脩則賢者不與

既不得於君子以賢者

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

又不足

始之以日隔之疏

加以不專之望以

于小人

與陳給事書

札記屬平其意也
屬惠只

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合而論之勢不能不相違本無足怪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倍初相見時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不
有故人隣退而喜也以告于人以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
寒之意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
其容若不察其愚也邈視同輕視貌客不溫矣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
也只是個不傲不倨退而懼也不敢復進恐取今則釋
然悟翻然悔曰進為悔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
也忿其輕已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其當再進而復
而疎之

不敏之誅也責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自陳
繼見之故不繼見有何罪又何待疏附會得可笑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
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
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換更寫唐人有生紙熟
故不用公用生紙急于自解不暇擇耳楷塗抹也因不閣
能待故草率至此賦序如何謝得罪支離得好笑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此禮可畧則前此不愈恐懼再
拜

唐制給事中位最尊凡制勅有不便者便於黃紙後批
之謂之批勅往往由是拜相非如今世之給事中僅與

御史同作言官已也。此書當在貞元十七年。公自洛陽入都。尚未調國子監四門博士。故不自叙職銜。其所云去年春進謁之說。乃十五年冬爲張建封朝止京師抵春。猶在京師無疑。舊譜載十九年誤也。獨怪公見給事有素。又曾荷其吹噓。何至後此絕無一字相通。且兩年之間。兩番進謁。換出兩樣面目乎。大約交道惡薄。始合終離。總爲升沈異路。其當久不得見而忽見也。欲賣弄其置身之榮。故特粧出故人之態。及其既見未久而再求見也。欲杜絕其干澤之望。故預示以陌路之情。此古

今仕途常態。篇首提出始字。轉出其後兩字。又再提出去年春轉出其後兩字。而以位益尊三字做箇前後眼。目則親疎厚薄判若兩人。肺肝卽見矣。奈公已挈家累抵京。又圖仕進。不能引去。必不敢惹絕招尤。因想出一箇不得繼見的話。自爲引咎。且代他回護。而以賦序爲獻。其實文章不堪喫着。不繼見正其歡幸以熱眼對人冷面。自知扯淡之極。無可奈何。只得如此支離附會也。人止賞其結構之工。而不知其握筆時淚落如雨耳。悲哉。舊本或載陳給事名京。按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

由考功郎中拜給事當貞元初盧杞遇赦德宗欲用為
饒州刺史能以死爭則為給事當在前十數年與此書
所云其後位益尊等語不合恐必有誤然此等勢利之
徒即不必求其名字可也西德

重答張籍書

前書有博塞之譏詳于起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之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
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既其
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謙言來書之意期之過重
已不當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多微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
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以所筆能

事恐有觸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不出
忌取罪故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與上文深其擇其可語者誨之猶

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
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我何有非慮患之道所以不敢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
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又承上文可語者時
與吾悖句言聖人亦不能獨爲書若我爲書而無徒守之必不能存爲之何益今夫二氏行乎中土
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
禁也吾道久爲過抑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

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
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
敢也道統絕續較之孔孟楊雄尤難爲力卽爲書亦不當然草草從事使其傳之不久卽前書懼吾力未至之意
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
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
爲之未失也若將來能行道化今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等不到五六十年如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十之內必不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
死何故不候

其何遠哉。戚於吾所爲哉。言爲書但有所待非竟不爲何必遽以此爲憂已上皆答勸爲書

之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

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

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

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

也有矣。答前書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惡害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答前書孟君將有

孟東野欲往江南故送東郊序亦有張籍在內愈再拜

林西仲曰張籍勸公著書明道以關二氏前既答矣此乃

籍再與書而公再答之也意謂二氏爲今時君相所宗若

作書排之必撓時忌而取禍非孔子作春秋慮患之道是

欲爲書而有所不敢也孔子雖窮幸有徒以守其書今擇

其可與語者猶不能無悖如此卽成書無與爲守可知既

無與爲守則後日不能存亦可知是欲爲書而有所不必

也道統之絕續視乎時之久暫而救正之難易分焉二氏

之行中士已久救正吾道之語必當斟酌無弊然後可以

傳之永久是欲爲書而有所不易也况得位可以行道而

化今不得位方思著書而傳後天意不可知吾年尚未老
俟後來之遇合何如而後決是當為書與不必為書而有
所不可定也若好勝之故乃以明道而有所不得已駁雜
之語無害於道而有所不待戒亦本前書所答之意而引
伸之耳他日原道一篇即是所以為書闢二氏者此篇猶
以楊雄與孔孟並稱至原道則單稱孔孟謂荀楊擇不精
而語不詳即其斟酌至當處豈公之學亦有與年俱進者
乎文中以道自任以天自信其一段持世苦衷此朱晦菴
所以稱為豪傑之士也

程明道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
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
望者為之前焉彰其身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
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傳其名莫為之前雖美
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殷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疎也豈上之人無可援干下之
人無可推歟求之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下之間
解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

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可援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可推已上說先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達後進貴於相遇敢輕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泰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可以垂休者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未聞之後或無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或無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應有

無似不可解已上單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說襄陽應得後進之士會以其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國策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欲得之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是負其位而不肯顧其下矣士復何望哉世之齟齬者既不足以語之此輩顧後之傳不傳無資於後去聲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進應上不敢以聞於人句最難得既得而不能干永無可干信乎命之窮也者矣已上自言當遇知獲禮於襄陽

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
已之人品愈再拜
可以文見

玩芻米僕質之資是急等句乃寒檀處窮乏時求千頓
之顧恤卽答李翱書所謂日求於人以度時月之說非
如上宰相諸書望其薦拔者也但丐貸之言最易涉於
猥鄙是書以先達後進相資爲用二意平提占却許多
地步因側入襄陽負天下之望必應得十聳動一番隨
引郭隗自請之語明已得入襄陽之門可爲收羅國士
之階則自薦不嫌於賣弄未以不聽所請反收上文不

曰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乃曰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
徒自歎命之窮則失望亦不流於輕薄看來無限縈迴
曲折只成得一片文字可謂善於丐貸者矣惟是千頓
爲襄陽大都督欲專漢南驕蹇不法卒以入朝坐其子
敏殺人失位自囚死謚爲厲則垂休光炤後世恐非後
進之士所能爲之傳也以公之賢乃不擇人而求恤如
此豈非貧之能累人哉可歎也夫
西仲

聖文士而論然之由也。以公文卿代不習人而來。雖
 嫌人火。而自以爲端。然則進有表。謝對其怒。其
 然與國大。咄咄於事。然南風。長不。卒以人。博立。
 曲。凡。然。情。一。其。女。半。而。階。等。外。河。符。淨。矣。諸。皇。子。國。
 封。戶。燧。命。玄。演。開。夫。望。亦。不。流。然。神。龍。青。來。無。別。是。國。
 日。自。是。皆。不。可。謂。其。下。久。曰。古。齊。平。血。紅。真。此。下。平。上。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于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瑩瑩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

中矣

叙初聞中丞之賢○
馬盡天下居大位者

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

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不

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

其言之數目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

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馬盡聞中丞之賢。
○退自悲不馬盡天下居大位者。

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不能自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
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以不能自致
之門為悲。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
自負，不小。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即將上文
人字而轉入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言若何限李中
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又轉入中
所患當今盲於心者皆是，又罵盡天下若籍自謂獨盲於目
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
死，實欲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已以

貧不能自致，欲中丞出資養招致之於門也。○自負不小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
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
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
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竝乎？若得致中丞之
下事之外，又列有以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
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
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
盲之視，其恩之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又以見用於中丞
疾為望，此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使得有以養家治

林西仲曰。張籍在長安。爲太常寺太祝。貧且患眼。聞李中丞之賢。欲往干之。苦於路遠難達。此書乃代求中丞。就舟車至長安。迎致浙東。爲從事。俾得瞻家而療疾也。先叙中丞之賢。次說自己之能。作數折而下。且把俗輩與行古道竝講。盲於心與盲於目。並講。不但抹煞天下人自高位置。見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卽是俗士。相士以貌相馬。以皮者。卽是俗眼。欲其不以盲而棄耳。至善於古詩一段。言盲者有盲之用。無事之時。亦可効聲音之娛。不至虛糜贍養。末以報恩語作結。極其淋漓懇至。讀之覺哀音動人。

○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

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有才可與言者。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

德。不特文也。開口便現。出作文本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

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謙言已不能。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已上言當答李生所問。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筆以生下意。抑不知生之志。漸勝於人而取於人耶。

將漸至於古之立言者耶。就其所問者。翻出二條路來。漸勝於人而取於

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撒開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揆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已上言至於古之立言其用功取效當如此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承上文轉入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六句皆用心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第一層此時落筆最難俗眼必嗤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

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

三代兩漢書中

亦有止偽不同前止是觀至此纔分別得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

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第二層前落筆止是務去至此覺有來路比前稍易

以人之笑為喜而譽為憂者猶恐時調未盡去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

矣第三層至此不待有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

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第四層落筆太易恐雜而不醇至此於最易之時却以難心出之雖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

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第五層行仁義四句皆其所以養之者自始者非三代

兩漢句至此皆自言學古立言之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
用功應上文無望其速成四句
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氣字根上養字來至此有左右逢源之妙
之茂者其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再謙一語轉下雖幾於成其
實遂四句
用於人也奚取焉把上文勝於人而取雖然待用於人者其
省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世俗之學如此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
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居
之學本於道德原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
不顧人之用不用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
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言今日志古者少吾
其遺乎今為足悲有同吾志者數稱之第勸其自成所志而
已不敢謂吾之學可尚而世俗之學不可尚使其必從事於
此也其意謂古文無用於今日無限感嘆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耶
相為言之到底以志字結

林西仲曰李生以立言問於昌黎不過欲求其文之工而
已初未嘗必以古之立言為期也昌黎却就其所問詰其
所志把求用於人而取於人伎倆閣置一邊而以古人立
言不朽處用功取效說過一番然後把自己一生工夫層
層叙出其曰二十年亦有年終其身等語是無望速成註

脚其曰不知爲非笑。笑則喜，譽則悲等語，是無誘勢利註。
脚至得手之後，尤須養氣探本，遡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有自然而然之妙矣。末段以樂悲二意見得學古立
言，必不能斬用於人而取於人，耐得悲過方期得樂來，原
不敢以此加褒貶於其間，使世人必從事乎此，但論其人
之志何如耳。此一篇之大旨也。其行文曲折無數，轉換不
窮，盡文章之致矣。

答呂鑒山人書

韓愈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呂鑒以昌黎有問於已，即當以責下賤如魏公。

子無忌禮侯羸故事。通篇發議在此句。

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

下而然耳。

推信陵所以自下之意，別有作。用源非以道相師。○劈口提破。

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自言所以不自下者，以舉世無可爲師之人。

以吾子始。

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

時務成熟，方可任事。

後文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

貫。古學成熟，方可察理。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

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言所問者皆設詞以試其成熟與否，定師友之

分非請益。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不如不似也。言所於山人也。蓋爲道耳。非若信陵欲以取士傾天下。把賓主之道。當個買賣做也。已上言不爲信陵執轡之故。方今天下人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鮮有自其山出者。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全是阿曲以事人伎倆。鮮有樸茂之美意者。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文學指古書知識指世也。安得因有問即責以相師欲令自下如信陵乎。已上言山人責以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容飾不率然即吾門左右信陵之非。

先容。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鑒賞於形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求者。以有趨死不顧利害去就本領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其立朝氣節。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欲進於朝。已上言山人過責於已其意却有可取。

林西仲曰。昌黎倡明絕學。以師道自任者也。呂鑒乃以貧賤驕人。欲令如信陵執轡。自是不識高低的癡狂子。但較諸習熟時俗。工於巧言輩。猶有樸茂美意存焉。昌黎先把信陵作用提破。因高自位置。見得設問之意。皆欲曲成後

學與以聲勢傾天下者迴別則鑒之擬人非倫可見矣中
言鑒可進於朝處不在文學知識末言鑒過責于已處正
堪三浴三薰全在不顧利害去就與不肯阿曲事人二句
着眼總謂之樸茂美意也鑒若能自得師書中已講去其
非而趨是矣筆致橫絕如怒馬不可羈絆煞是難得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

吳元

環寇之師始且十萬瞋目語難自

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摩地相屬也

武夫身分

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

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

武夫技倆

閣下書生也

點出

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

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

鄂州

斬所乘馬以祭蹕死之士

公綽所

死圍人命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贊一

此皆由天資忠孝鬱於

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我臣師。
豈常習於威暴之中。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已上言中丞以書生能為古名將之故。與上
武人相反。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欲使為將者知所愧。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欲使遣將
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已上言已所臨敵重慎。戒輕出人。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以諒中丞之意。
林西仲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原是柳公之語。即借此語叙其知兵。與武夫對看。便彼自愧。千古文人快心矣。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

蚊蚋蟻蟲之聚。感兇監。响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

上奉以為師。董重質為吳元濟謀主。伏小寇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不迎弔

使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上

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令。狐通兵敗。境上諸柵盡為所屠。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

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已上言淮西以小丞相卿

十大夫勞於圖議。謀臣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

蹙莫肯杖戈為士。亭前行者。將士怯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人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點出中丞奏請自行之勇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甚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公行時止選卒六千屬安州刺史李聽孤軍二字與下文甲兵足用相應總為未就合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段名募伏豚耳適機宜而手采可畏愛故也公號合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故每戰皆捷已上須中丞得將器是以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起下文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

道摘答書中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

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如滿青等諸鎮況此小寇

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已上即以中丞復書之意勉之為行

事適機宜手采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

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

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

相詰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徵兵有種種弊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

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

名募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以一人可抵數人之用故閣下以為何

種種善種善

古文新義 卷十一 有歲六十 再與鄂二 事

如倘可上聞行之否。已上又以此所見機宜與中丞商酌是此番書中本旨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尤望後來得來未議

林西仲曰此書與前書不同前書止以書生能為古之名將誇贊到底此因得中丞復書欲以已見商確把勇於赴敵作起引話頭歸重在行事適機宜二句故既贊復書所言之善隨以徵兵名募互較一番望其上聞使得行名募之法蓋因中丞所將止六千人孤軍單欲其申兵足用以圖進取此在當日行事適機宜第一著也厥後昌黎止淮西事宜不外此意洵經濟名篇不徒以文字見長矣

與孟尚書書

簡字幾道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慊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叙得書及寒溫來示云有人

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摘出書中語辨明潮州

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見地好。試問此僧所識是甚道理說得着許

他其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十數口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是識道理的手段與之語雖不盡解

要自胸中無滯碍。是識道理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

法求福田利益也

已上言人所以妄傳之故情字與信奉不同分晰最精其曰遠地

無可與語又曰與之語雖不盡解抑揚中一字不肯放過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

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當信奉仰

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求福利也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彘狄之教以求

福利也已上承上求福田利益句言君子進退有詩不云乎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結上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

又引二語起下文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能與人禍福而作求之乎且彼佛者

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

於守道之人此不肯與人禍福者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此不

人禍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天地間亦無有聽其擅與人禍福者進退

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已上言佛不當信奉且愈不助

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已上俱自明所以闢佛之故孟子云今天下不

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

數禮樂崩而彘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闢楊墨作証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三句
九法中庸廿章九經
一云洪範九疇

而闢之廊如也。又引楊子贊孟子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

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

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

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

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

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楊墨大有害於正道如此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儒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言孟子開楊墨所以衛聖道後人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

知宗孔氏者皆其功故其功最大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

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

亦不仁甚矣。謂賴孟子之言聖道幸留一綫又倡釋老於其

間而害之必致漸滅殆盡可謂忍心害理之極者釋老之害過於楊墨人尤易溺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力所難勝孟子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不能免秦之燒除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功在禹下 六三 典孟三 下節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釋老非已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但為計不得不然若聖道由此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摧折指諫佛骨被謫上文昭布森列相呼應自引孟子開揚墨至此幾數百言只用一句繳人不信奉意筆力雄大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孟尚書愈再拜

林西仲曰昌黎以諫佛骨被謫潮州與大顛遊在時人不能無疑其改悔蓋幾道性嗜佛且與昌黎相厚其貽書必

以信奉釋氏為勸不知昌黎以聖道自任闢佛之說是其平日大本領即交潮僧大顛亦以其識道理而節取之猶陶元亮虎溪之笑與聞鐘避去本意兩不相礙此理非淺人所能知也是書當分前後二大段前半段中又當分三小段初言與大顛遊非信奉其法以求福利明時人之錯認妄傳次言君子當求諸聖賢之道不必較論禍福安有以釋氏為信奉者又次言釋氏斷無與人禍福之理其法誠不足為信奉無奈世人之惑何耳此前半段中三小段之意也後半段言釋老興則正道廢其害甚於楊墨蓋楊

墨不言福利而釋老言福利人尤易溺以孟子之賢其闢
楊墨之難猶如彼在今日斯道僅存一綫安可不思所以
全之雖自知力不能勝拚死不惜斷無一經貶斥遂棄所
守而信奉其法者此後半段之意也篇中總爲衛道起見
筆力所至有惓惓不容已之心而又有勃勃不可遏之氣
如勁弩初張所中必洞吾知孟幾道得此必詫其崛強猶
昔矣近代禪和子撰出昌黎先生顛公案云於侍者跟前
得個入處借此以噉士大夫舉揚翻駁如醉如狂噫抑何
無忌憚之甚也

墨不言福利而賢老言福利人尤易溺以孟子之賢其闢
楊墨之難猶如彼在今日斯道僅存一線安可不思所以
全之雖自知力不能勝拚死不惜斷無一經取斥之棄所
守而信奉其法者此後半段之意也篇中總爲衛道起見
筆力所至有惓惓不容已之心而又有勃勃不可遏之氣
如勁弩初張所中必洞吾知孟幾道得此必詫其崛強憤
昔矣近代譚和子撰出昌黎祭文顧公案云於侍者跟前
得個入處借此以嘲士大夫舉揚翻駁如醉如狂噫抑何
無忌憚之甚也

